

心窗
片羽

沈先生的响指

□朱朱

电影《通天帝国》里狄仁杰最后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天地虽不容我，心安即是归处。”实现心安的途径和办法有很多，有人信奉哲学的力量，有人性格使然自洽自怡，有人自信度极高所以任何区别于小众大众的行为举止看上去都自然而然。而沈先生的心安，来源于他圆润的脸型和淡定的微笑，还有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他都能保持开口说话前沉思并凝视对方，仿佛每一句话落地前都须经过深思熟虑。

忘记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只记得一开始他老建议我去他那儿办卡存钱，好像是存五万的账户，利息高于活期还能自由支取什么的。听朋友说他有收藏地图的爱好，找他看地图收藏的时候他在开会，好不容易散会出来了，深蓝制服，领带系得整整齐齐，里面还有件厚厚的V领毛衣。每一种看上去差不多的特点其实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沈先生的这种整齐，跟其他人的整齐是有区别的。别人的西装笔挺，总有些束缚的意思，可能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得不屈服。而他呢，他的整齐跟笔挺坚硬的西装融为一体毫无违和之意，这绝不是因为他本身有棱有角，相反，因为他显现出一种内在柔软且有分量的、沉静的气质，让外表的束缚感消失了七成。

他第一次建议我存五万的时候我说我没钱，他说这怎么可能呢？第二次建议的时候他比对了几种理财方式，还帮我算了笔账，一年光利息就有近千元，可以买好多书呢。再后来他就不提了。可能是知道了我这种泼水不进的性格，然后就开始谈地图。后来我告诉他家里有企业经营有负债，然后他神态镇静地思考了一会儿，可能在思考近千元的活期利息对于一个家庭小作坊常借民间近一分利的人来说，是种理财方向上的失误。

还没来得及等他交流完地图的魅力，他忽然调走了。一年夏天在一次读书活动上偶然遇到，发现他整个人微胖了一圈儿，那种淡定且心安的气质较以往更胜一筹。再后来，终于在饭桌上见识了他的酒量，简直是太差了。喝了两口就开始话多，那种多，算是种间歇性滔滔不绝，因为他即便是很想说，也一直保持着开口之前凝视对方三秒再开口的节奏，这节奏让桌上的人有的想笑他，有的想揍他。再喝两口他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即便如此，依然闭着眼睛保持微笑的表情。站起来就要倒，又被扶起来，一步一摇，仿佛趔趄之前也经过了他习惯性的凝视和思考。快要出门口的时候，他忽然顿了顿，又沉思了两秒，举起右手，很帅气地打了个响指。一桌人笑翻，觉得他简直太可爱了。

之前就听说他经历了一百零一次相亲才遇上现在的老婆，在所有人面对这个浮躁的社会情不自禁又急又乱的时候，沈先生的沉思且凝视仿佛是种温柔的抵抗，更容易获取安宁和自得。就像那个响指，既漂亮又响亮。

冬雨后
王尚

诗蔬知味(上)

□马国福

看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如何在寂静中生长；
看日月星辰如何在寂静中移动……
我们需要寂静，以碰触灵魂。

——特蕾莎修女

—

识天象，观天气，用天时，沐天水，晒天光，披天雾，吹天风，种天下最普通的种子，姑且称之为“天子”吧。

耕种是对土地的怀念。清明节的前几天，翻看微博上一些在城市阳台上种花种菜达人的微博，颇受启发，心想着何不自己动手种一些蔬菜呢？这是农耕文化在城市上空逼仄的空间内，确切地说是在一些容积和面积极其有限的花盆和花池内的理想主义实践。

可是，偌大的城市到哪里找早已式微的种子店？网络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网络世界，要啥有啥。心里想着，就会被天时感应着。我计划清明节后在网上买一些西红柿、黄瓜的种子种在楼顶的花盆里。假期回到海安，第二天气特别好，一改“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阴雨忧愁。田野里油菜花浩浩荡荡，满眼尽带黄金甲。混合着田野腥气的花香流淌在小区周围。油菜花任性、铺张，是最不喜欢节俭的植物。沿着小区周边的油菜花田散步，听到有人骑着三轮电瓶车游走，喇叭里播放着用海安方言录制好的叫卖声，抑扬顿挫的断句将每个蔬菜种子的名称从落满灰尘的

喇叭里蹦出来。

车厢里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类小袋装的蔬菜种子，它们等待被田野召唤，来一次生命春秋的长途跋涉和养育。土地是它们最终的归宿，而那些十指连心，在一个车厢里休戚与共的种子谁会想到从此以后天各一方，零落天涯？有的落户于方圆几里的乡野，有的被带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几乎不能想到有的会被带到另一个城市的上空，在有限的花盆里安营扎寨，开始一段高高在上而又孤独的生命之旅。

我花了14元，买了三小袋种子，分别是小番茄、大番茄、细长形的黄瓜。有一种本地的条形粗壮肉厚实如棒槌的黄瓜种子我没有买。

在花盆里种这些原本属于广袤阡陌的菜种，这近乎一种行为艺术。城市里没有土，我从网上买了50升一大袋土，我年年买土，年年缺土。土在城市的稀缺，让它成为了贵族。脱离了农耕文化的体系，土在城市格外荣耀被珍视。农耕文化维系的是人与土地的伦理秩序，而在楼顶种菜这种小型的农业行为艺术则是维护着我们对土地的深切缅怀，是对古老文明的致敬。种瓜点豆，种瓜得瓜，这是土地最原始古老的伦理。而委身于花盆里的种子则是一种脱离大地支撑的、脆弱的、没有元气的游牧迁徙。

一个面积只有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寸的花盆，从此成为这几粒种子的新户籍所在地。从此它们将在这里和城市上空的各种天气、天水、天光、天雾呼应，接受它们的恩典和考验。从

此，我将像养育自己的女儿一样，养育这些来到我家，加持我平凡生活的种子开启新一轮的春秋。

土，唤醒的是我们的初心，什么初心？一言以蔽之：在那方生于斯长于斯的泥土地里诞生的欢喜伤悲，演绎的阴晴圆缺、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二

几年前，我请海安的一位好朋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德智兄帮我题了一幅墨宝，内容为李白的《将进酒》，他是用小楷写的。后来我用原木色材质装裱后挂在餐厅。装裱后长约2米。

每次坐在餐桌上吃饭，边吃边欣赏他隽秀的书法和李白的诗格外有意思。时间长了，觉得家里的菜每天就那么三四道，简单传统，而《将进酒》的内容偏多，更宜挂空间更大的地方或者收藏起来。餐厅应挂内容不多、书体大一些的书法，那样就和我家的日常烟火很搭调。

后来我琢磨了四个字的内容，请好友南通书协副主席周时君兄题写了一幅大字“诗蔬滋味”，我本来想的是“诗蔬知味”，他建议写成“诗蔬滋味”更好。各有各的见识。他的字苍劲、厚实、大气、有古意，裱好后挂上去，果然得到家人和朋友们对我的好评。

诗有诗的味道，蔬有蔬的江湖，诗蔬书三者相遇在烟火乾坤就有俗世生活的厚重与精神生活的文气。厨房就是那些蔬菜谷物的道场，在一幅书法的映照下，一日三餐平淡有味、灯火可亲。

娘家

□汤凯燕

虽是五人晚餐，一同吃饭的仅三人。上完最后一盘菜，父亲他们终于坐下。小丫早窝到沙发上玩手机了，丫爸勉强陪了一会儿，也转移至沙发。只有她仍坐着，不紧不慢夹菜，虽然她也饱了。

天冷，菜凉了，春卷不脆了。从前总是父亲主厨，母亲陪他们吃饭，偶尔进去炒几个菜，换父亲出来同丫爸喝几口酒。一家人轻松随意，也天经地义。

年三十婆家，年初一娘家，多年惯例。而今，娘家非娘家了，因为没了母

亲。替代母亲的琴姨行着女主人的职责，还无女主人的自信。父亲不忍将琴姨丢在厨房忙活，琴姨独自陪他们也尴尬，他们宁愿杵在厨房。

父亲为琴姨夹了口菜，琴姨转过头向父亲微笑。父亲与母亲向来是模范夫妻，从不红脸，如两只勤奋的鸟，忙忙碌碌垒窝，却从无互相梳理羽毛的温情互动。

一场疾病三个月不到便夺了母亲性命，半年后父亲已经彻底洗净悲苦，投入新恋情。如今的父亲，神采奕奕，眉宇间流露出男人的自信。琴姨虽过

芬芳
一叶

芳华，但散发着柔婉的女人味道。前半生不幸，此时抓住一个好男人作为依靠，怎能不曲意奉承？

白天给邻居拜年时，那些大妈大婶悄悄摸摸在她耳边嘀咕，热气喷上她的面颊，她们说完了，又仔细凝视着她的神情，希冀自她脸上看出言语效果。然而，她们失望了。

所有人都在看她脸色，大妈大婶、琴姨、父亲，甚至丫爸。睡前丫爸把她搂在怀里，她的眼泪温湿了丫爸前襟。“男人都这样吗？”她为母亲提出了控诉，也为自己的